

漢書門類
四七二號
三六函
架
六九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四七二號
三六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7.2
冊數	69 (46)	
函號	362	69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七序目錄

國朝

劉基 二篇

王禕 二篇

胡翰 一篇

王直 一篇

黃淮 一篇

周忱 二篇

張徹 一篇

周洪謨 一篇

劉儼 二篇

姚夔 一篇

宋濂 二篇

楊榮 一篇

魏驥 一篇

陳敬宗 二篇

李奎 一篇

陳繼 二篇

萬節 一篇

陳鑑 一篇

彭時 一篇

計本善

解摺 二篇

楊士奇 三篇

胡儼 二篇

劉球 二篇

林誌 一篇

陳璉 二篇

錢溥 二篇

王夔 一篇

商輅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七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七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國朝

序類

送高生序

劉基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于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
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違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
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
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
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於後
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
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侷焉而背馳揭揭焉不

周子宜則雖有班馬韓揚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
生燕南人也
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
故用是以爲之規也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
諸道其爲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
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
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爲
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
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爲師俾鄉里之
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
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守
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爲文具至滿考不能備
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
得賈氏以爲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
爲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爲
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爲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
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悅茂堂詩序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
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
其以菊之茂而爲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
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
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
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

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暈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繫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瘖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抗則培之歆則扶之翳則疏之曠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螻蛄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蓊蓊蕤蕤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

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之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

皇明寶訓序

宋濂同詹同等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救寧爰自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臣昭代之大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

帝御東黃閣召

臣詹同

臣樂韶鳳

臣宋濂俾選海內文

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

臣同

臣濂

為之惣裁九月壬寅

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繙閱之仰

窺

神機睿斷遠猶辰告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

充牣乎其間

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

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

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已意輕爲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去治忽所繫甚爲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爲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於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亶亶弗勅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皇上法天而行履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訐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爲表裏非

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訓 書垂法于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 大明日曆成 粵從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群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

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于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于千萬世也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塞翁塞翁來攝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爲書詩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暮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二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袞卑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佩玉鏘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皎髮厖眉照耀後前華悅綵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嘆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

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爲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弟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群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睢陽之所聞不爲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藉曰睢陽之傳皆以壽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爲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爲至願焉羅氏一門獲之爲多誠稀世之盛事厥今之竒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聲詩牘累篇聯繩繩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觴爲五老人壽非特爲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敷錫天光

下照赤奕於東海之濱矣荷歎休哉顧序睢陽之事者
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靡不
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為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
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子二十二二人
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耆德旌其門予嘗求
其故綱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眾善卿生平不害物命
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歿
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虛舟集序

解摺

永樂初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大典之命
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
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
揚者不二二見然孟揚之為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

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
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
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
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
亦類至於詩則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嘆
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
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己與
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
光辯如懸河真若超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
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絀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余其
有負於孟揚哉余其有負於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
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山水之閒序

今雲南參政姚公與予交幾二十年嘗謂余所居浙東
西佳山水虎丘孤山西湖天竺吳松剡溪若耶雲門天
台鴈蕩鳳翥龍導鷲山蟾伏登臨眺望游詠漁嬉畫舫
簫鼓不足爲耳目之娛鮮食芳茹不足動其口腹之欲
逍遙徜徉不知山水之爲樂也而况區區功名與富貴
哉浮雲無心風流蓬轉歷職官曹不爲物誘陶然山水
之閒事至則應之而已功名富貴之過吾前者亦皆有
可觀而况胷中之丘壑哉余喜公之言若有道者及其
事叢務委造次途遇握手論心未嘗不欣然一嘆也於
是其言益可信也嗟夫人惟超乎萬物之外則可以役
萬物屈於萬物之內則爲萬物役此理之固然也故飛
鳥之失其山林而局之以樊籠則悲游魚之奪其江湖
而拘之以勺水則困僻野之士包之以冠裳負之以佩

綬而驅之以拜起則怨懟而不敢安此皆未能超乎物
之外也若姚公者其心非屑然於山水之閒而山之峙
水之流動靜形色自不出於其方寸之閒也矧其家在
富春山之陽有嚴子陵之高風出乎日月之上者爲師
表於前宜乎造詣者至於如是之高遠也士大夫爲之
詩凡若干首且如右

送鄭君序

王偉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
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
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旣如
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真
君之於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
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非才

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駕則歲惜月邁氣
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躓矣蓋才命於
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我學不厭所謂志立於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
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躓然者未
之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
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托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
述七篇之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
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
於不用而後托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
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
而小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鯁鯁焉徒因其

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績以盜名
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末
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爲君
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於君者幸君
之輔我使底於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
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
於君之別其能不自媿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送金華尹徐君序

發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爲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
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
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惠慈務阜
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爲立祠旣去

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為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訴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為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踵者於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友直其字者也蓋婺為郡治金華而今復為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為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敝矣君材周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歛必其所尤急者乃為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民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歛者輒瞑目歎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感其誠意而樂為之役它惠政及民者甚眾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二君之後善為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

之於民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為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于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密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為今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今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長於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為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滿考也廷臣持銓衡行省者乃除鎮

撫於漕府豈徒計其品秩而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
因金華失良令為具民惜且恠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
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于上之人并勉
天下之凡為令者焉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天由中書掾出為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
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為令耶令之為令者必其智
足以籠民威足以籍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
知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籍民近乎猛
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為令耶予為之言曰
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未有
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民者非得醇厚
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

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
本之善以刑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
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
獨不可有為於今世耶抑為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
之取民井田什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
米刀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
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
科期會為急務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籍
之以威以讐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從
政者所樂為哉詘於勢故也故曰為令於今日者亦誠
難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聳善使
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
效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

平易之政非醇厚恭謹之士而孰爲之也厥今在上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爲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尚威智武夫俗吏之所爲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試嘗之以爲之兆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爲僚友於其行屬予爲言書諸簡以贈敬夫子惟敬夫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推論之蓋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質之其必以爲不佞矣夫

登正陽門樓倡和詩序

楊榮

皇帝嗣登大寶以來仰

祖宗之成規隆繼述之大志凡事之有利於天下國家則必爲之與夫爲之而未及成者皆以次修舉民不知

勞而功克就易曰說以先民詩曰庶民子來信有徵也正統己未夏四月正陽門月城成是月望日朝退之暇少保江陵楊公與余暨禮部侍郎臨川秦和二王公學士文江錢公往觀焉時月新霽天氣清和微風輕颺埃塽不生旣抵城門適與都督沈公遇公董城之役者也遂導予五人者登城樓觀新制作躡梯三層至最高處極目四望內則宮闕之麗崔嵬輝煥太液金溝之水混涵蜿蜒萬歲之山雲霞繚繞佳木鬱葱外則潞河之流東入于海沃壤之廣南去無際西北則連山層巒逶迤聳伏若虎踞龍蟠環城四面皆居民凡百萬家櫛比鱗次望之莫極遂循城西下出城門觀橋橋分三道皆疊石爲之中則輦路也徘徊者久之沈公具果茗款客辭去予顧謂諸公曰古所謂天府之國帝王之都莫過於

此

太宗文皇帝肇啓宏規

仁皇宣考續承丕緒宅是形勝以朝萬國惟外城及樓未就

上篤念先志作而新之以成萬世太平之業何其盛哉少保公曰然吾輩叨逢盛時得從容登覽勝槩以舒其心目可無紀述乎公遂賦二詩予與諸公和之詩成之明日侍郎公又屬予為之引予不可辭遂僭書此于首俾觀者知詩之作所以頌上之大功也其和章曰明明

文祖肇不圖遂卜堯封奠 帝都千古厚坤鍾王氣萬年景運應乾符經營自昔勞震慮繼還于今仰聖謨同上層樓望宮闕卿雲五采正紛敷

天開形勢壯神京山似蟠龍護禁城樓接上台雲影近河通太液水波平岸花冉冉春長在煙柳陰陰鳥自鳴治化純和民物盛載歌行葦頌 皇明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閒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徵幸以治載醪牲實籩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愆且慮復有求也聞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脈治之說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關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

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天死故
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
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
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爲疑不既甚矣乎故
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
醫者皆惟憲爲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
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
教也於是乎言洪武廿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廬陵楊
士奇序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聖天子嗣大寶之明年改元正統仁義之施洽被邇遐
稿者以蘇仆者以植萬彙咸暢而凡中外小大之臣咸

洗濯修飭祇奉法度

天子恒昧葵朝百官親萬幾既即御經筵文學從臣
執經左右講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日恭日勤不
敢怠逸乃三月之望有賜假於是講臣九人豫約郊遊
以娛一日之暇是日早朝退聯騎出文明門禮部尚書
胡公適邂逅焉遂偕東行二里所鴻臚卿楊君思敬望
而忻然出迓指顧道左而言曰此中可以少憩也皆下
馬徑而入折稍北曠地可百數十畝環以葦樊樊之內
皆蔬畦麥壟溝塍秩秩如畫中置井作轆轤引泉灌注
凡種藝具有條理蓋思敬別業也衆從容周覽還坐井
傍柳下共飲豔思敬之樂思敬飲客嘉茗遂治具延入
坐小亭亭覆以茅儉質而清雅幽邃而闔爽亭之外雜
植名卉異果周垣以護之垣外樹桃李杏時花盛開脩

然有塵外之趣思敬舉酒樂客一叟絃歌佐之爵行無
筭客亦歡然傾寫皆賦詩留亭中已而夕陽冉冉薄西
山思敬送客出曰願歲以是日候從者於斯又謂士奇
曰願序詩俾後之人知衆君子之嘗樂於斯也夫君子
之樂豈苟焉者哉何也生民之失寧弗樂也處非其地
弗樂也與非其人弗樂也今

聖明在上百職舉而群生遂海內無事可樂曰暮劬於
職務而得適意於曠閒蕭散之濱以坐玩夫時物之發
育可樂斯集又皆卿大夫之賢緼道德而服詩書志合
而言契靡不可樂矧思敬好客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
若之何人樂哉樂而形諸詩歌樂之至也後之讀詩者
尚考其樂之所自詩凡十首皆近體是月十有七日廬
陵楊士奇序

劉氏倡和詩序

吾友劉仲良甫其子咸爲河南按察僉事屬授衣之月
思父母在故鄉不得躬謁寒燠而市縣以寄仲良甫得
之喜作七言近體詩一章示咸其寫情體物和平微婉
蓋有得於詩人止乎禮義之意太子少保金公及翰林
諸學士倚而和者數人咸粹以示余求序嗚呼流俗之
爲父兄者其子弟幸審一命方憑藉聲勢騁其貪得之
心無厭足也而豈暇計有禮義仲良甫卓然不滓於流
俗非知道而能然哉昔歐陽文忠公從子通理官廣西
欲買朱砂奉公公以書報云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
守廉何得買官下物蘇文忠公見書歎曰人惟考諸其
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家書也仲良甫此詩非私示其
子者乎世率謂古今人相遠豈名言也哉而諸公和者

之意亦豈異蘇公之歎哉惟成勦圖所以稱賢父之志
推類而廣之可也

許祭酒還京師序

胡翰

元年冬 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
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

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先生既蒞職致請于 朝俾
歸省先墓之在金華者乃十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
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願
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衰
病將別猶不能已其區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
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
之願故知者効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
能蠟與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閒克任道德之重

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
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
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
周之風乎

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胄子為先
務先生在

皇宮歷年既久啓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均優渥之
恩特達之命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之而無忝
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輝

明兩之閒自是無他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帝王經
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之外者
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
也此易所謂尊酒簋二用缶者翰也昔嘗受之於師而

存仁獨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
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他日以爲先生賀

國子監上丁紀事詩序

魏驥

正統元年二月丁酉國子監祭酒四明陳先生欽奉
上命有事于

先師孔子先生夔夔齋慄先期于正月辛卯躬率執事
者各蒞其事自辛卯越丙申凡六日先生於其所事各
有詩以紀之迨丁酉禮成復繼之以頌焉富矣哉先生
之作足以見其敬以將事之至也國子監丞吳門諸君
質得其詩與頌珍儲於篋笥者久之一日謂先生是作
皆本之心術之微寅畏之至殊關風教有不可與形容
風雲月露者同道持以示驥屬序其端夫事神之道本
諸敬非敬則不足以盡其事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凡

事其事者可不主其敬哉且先生平昔於几一動一靜

未嘗不以敬爲主矧奉

上命乎矧事 先師乎蓋言者心之聲以先生是詩觀

之則先生之言無一言而不主乎敬是則先生以敬而

答

上命以敬而格 先師也寧不於茲而可徵乎惟事神

國之大事有其敬則有其神人孰不知之特臨事而致

其敬者殊鮮今先生爲四方儒者之宗人咸嚮仰之

不暇使傳是詩於人人則知祀神之事殆必有感發而

興起之者其於風教豈小補哉噫先生之詩隋珠卞璧

也禮有前輕驥序其首者亦乘韋之義云

芝軒詩序

胡儼

宣德八年九月王芝生于太宗伯毗陵胡公燕居之室

適新作禮部告成之時也公卿大夫聞而聚觀咸以為
瑞少師西蜀蹇公遂以名其軒志瑞也少傅廬陵楊公
為之記及諸公賦詠之章珠玉粲然紀瑞也公不以余
之衰陋數來徵言余不得詳久無以應命今年春乃
錄楊公之記以示余所以述君臣之間明良相逢同寅
協恭感應之理懇至周悉足以傳之天下後世余何言
哉雖然凡休徵之至必有在焉當是時聖天子建中和
之極成位育之功賢和於朝物和於野是以嘉生疊應
至無虛歲而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其職重矣公
實任之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事其事五氣順應物無
疵癘禮樂典章為之昭布聲明文教為之光華內外協
知四夷賓服故玉芝之生獨見於公室豈非為文明之
祥乎抑嘗聞成周之世君叔得異畝同穎之禾獻諸天

子王命題周公乃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復作嘉而
先儒謂唐叔因禾必有獻替之言余於周公亦云惜其
書俱亡而文不可考也公為大臣左右輔弼朝夕接對
奉揚 休命意其獻替必多矣此玉芝之瑞所以彰公
之美者又豈偶然也哉噫古之大臣天休滋至告其同
列必曰其汝克敬德余昔與公同朝知公之賢故茲軒之
命不以頌乃所願望於公同於古之大臣者深矣公其
念哉僭為之敘以弁群玉之首

送江西布政使陳公陞右都御史赴 召序

漢以御史大夫與丞相大尉並列為三公昔之御史大
夫即今之都御史也所以總風紀之司為

天子耳目振紀綱以正百官其位尊其望重非其人
不任江西左布政使咸寧陳公近以公卿之議鶚薦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上聞特拜右都御史驛使馳名趣裝戒行江西按察使
石璞副使凌輝焦宏僉事彭森孫欽汪泳張琦夏時合
辭請曰公之茲行固不待於贈言然

寵命賁臨方岳增重吾黨亦與有光焉願得一言以
之則公之恩榮實足以壯觀當時也昔黃霸守潁川
治平為天下第一蕭望之為左馮翊京師稱之皆入為
御史大夫以今觀之公之治江西夙夜勤勞事無壅滯
興利去害吏懾民懷嘉績善譽藹然為方面第一其與
昔人何以異哉又嘗聞考端以威望為先人自憚服昔
宣秉李景讓素有風節及為大夫正色立朝百僚敬之
貴戚斂跡以今觀之公由名進士為監察御史由御史
為按察使由按察使為布政使揚歷中外所至有聲豈
非素有威望者乎擢居執法允副僉言雖然余與公亦
素相知者於公之行竊有願焉亦曰正己格物而已斯
言也非余之言先儒君子之言也公其念哉至於立朝
議論當宁忘食疑肅風采表儀天下尚於公之茲行是
望公嘗蜚英法從茲行也所謂駕輕車就熟路亦舉而
措之耳是為之序

羨靖遠伯王公征南功成詩序 王直

予嘗觀夫古之命將皆文武之才非特三代盛時為然
也周宣中興有獫狁之難而用尹吉甫以其文武具備
眾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為上
及其論戰亦本於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已自是而後
文武異途斬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
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邪抑文不適於用邪有唐伐蔡
文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為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

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適於用邪亦何其寥寥闊絕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靖遠伯王公尚德廉資文武有異才昔爲兵部尚書時嘗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麾兵出塞千餘里襲虜寇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邊自是累歲無寇患文武之士莫不怙然服忻然喜而誦公之功不置及麓川叛逆又勞師旅而功未成上旣以定西侯蔣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來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若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銳甚賊之脫而走者蓋無幾遂定其地而歸人咸謂公無愧於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

蓋澗澗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懦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爲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著公之美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蒸民是也而序者謂爲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見矣今

聖明在上知公之賢而用公之篤是以成功則是詩也雖爲公而作然謂之美朝廷可也故爲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於此有徵焉

友梅軒序

陳敬宗

衍聖公孔公彥縉嘗以友梅名其軒焉吾觀埤雅有云梅逾淮而爲杏公魯人魯無梅而取之以爲友者慕之也蓋奇葩異卉豔麗嫵媚足以起人之嗜好者盈天下公皆弗之慕而惟梅之慕焉意蓋有所在矣是故芳馨

芬馥梅德之馨也而吾德之馨也似之縞素潔白梅德之貞也而吾德之貞也類焉吐花於冰雪搖落之際結實於桃李未開之先此梅德之卓冠於群芳者也而吾德之拔乎其萃者期與之脗合矣紀之於說命台鼎之所資也誅之於召南婚姻以之爲節也其見稱於用世也大矣而吾之志其肯舍是而豔慕於無用之凡卉哉取之以爲友正其宜矣按字訓同志曰友有佑助之義語曰母友不如己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然則取梅以爲友亦惟資其德而已耳梅之云乎哉聖公承孔氏之遺緒五十有餘世矣聖人之道德寄焉泰山洙泗之英靈萃焉朝廷之爵命頒焉縉紳文學之士所以仰望於聖公者亦云重矣仰望於聖公仰望於先聖也而聖公宜知所以自重者焉夫以一梅可資於已德猶取

之以爲友則其上友千古之賢下友天下之善從可知矣豈不足爲縉紳文學之所仰望哉梅軒之前後有小亭花雨等一十一景歌詠積有篇什乃託大理少卿楊公屬予序與各景之詩故爲序之如此而詩則附列于其後也

晦菴先生五言詩抄序

詩自三百篇以後漢蘇李變爲五言而建安曹劉諸子繼之詞氣高古足以羽翼六義至晉之陶唐之韋柳冲澹典則得溫柔敦厚之遺意焉亦足以興衛風雅無忝矣然自蘇李以後千有餘年之間作者固多而或失之綺麗或失之巧密無復唱嘆之遺音可慨也後宋晦菴朱先生以道統之學上承先聖下開後人於訓釋經傳之餘時時發諸詠歌衆體悉備而尤粹於五言蓋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而興致高遠則或過之蘊淡薄之味於

大羹玄酒之中揚淳古之音於朱絃疏越之外誠曠代之稀聲也至於感興之作則又不徒以詩爲詩者焉自夫天地陰陽之妙性命道德之懿古先聖賢開物成務立則垂訓之要歷世治亂興衰之跡與夫仙釋之誕妄教化之淪替悉於此焉發之所以正人心於不泯遏邪說於復萌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學者大矣豈特陶情適性而已哉昔烝民之詩有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贊之以爲知道噫其先生之謂矣然則所謂羽翼六義興衛風雅將不在於漢魏陶韋而在於先生無疑矣今副都憲海虞吳公慨世人之罕知乃手錄先生五言之作自擬古至感興凡若干篇編錄成帙其甥張某將鋟梓以廣其傳也公乃屬予爲序嗟夫舉爝火以益日月之明揚纖塵以裨嵩

春秋於余今日以春秋第進士蒙待用之命而還矣
望其能益討求經世大法于二百四十二年筆削閒以
待他日出而措之政不但以得進士爲足而遂棄其業
也故爲是說以祝之

送陳主事還鄉展祭序

推封贈之恩而榮省祭之命此

皇朝勸忠獎孝之盛典也然必官于朝三年不失職而
後與焉亦豐陳君淵潛爲主事刑部既得追贈其親又
得歸而展燎黃之祭其阡君雖慈祥慎重不好弛張然
始也由儒服捧鄉書而來今之歸也褒衣擁從輝映里
閭使道路之顧望而嘆息者不能不曰讀書爲儒而超
達顯耀乃至于此我又不能不曰使其行不清而法有
枉亦何能蒙

天子之寵光哉又不能不曰爲父母而有此賢才子亦何其幸哉則所謂忠與孝者兼有矣然此但鄉人所稱道非士君子之期待之也蓋士君子期待於君者以其年方富才與識俱優必能感今日之榮遇以激昂濯礪其他日之名節使功有以昭於國澤有以潤乎遠邇德光有以及於二廟三廟芳聲美蹟有以列之金石傳之簡策而照耀乎無窮上以廣其忠下以大其孝不但榮於一歸見慕於一鄉而已君素有高志遠量亦必不以其鄉人之所稱道者爲自足而必以士君子之所期待者自勉焉君行郡人之官京師者咸贈以詩謂球與君同習於屬詞比事之教又同薦于鄉俾爲之序故不自恃其辭之謬敬書以納之其裝

橫山書屋詩序

黃淮

往歲余忝賓興上京國舟過毗陵郡郡之山環列山之勢若奔馬若飛鳳若湧泉若走碗蜒若立屏障雄傑竒詭千態萬狀遥睇東北諸峯高與群山等而重岡疊阜宛轉廻護綠蕤翠黛紛錯交敷清淑之氣鬱然勃然騰霄而直上殆非諸山可擬余竊意茲山之下必有盛德君子居焉訊諸舟人而得其名曰橫山因識之弗忘比入太學適與芮君勝存同舍問其鄉邑芮君曰某世爲毗陵人家于橫山之麓去郡城纔一舍許余矍然而悟乃以向之所見者爲賀芮君謝曰茲山川靈秀所鍾某何與乎無何芮君以春秋登上第余亦綴名榜末同爲中書舍人交好之篤如兄如弟今復同爲東宮官朝夕相親益篤舊好退朝之暇芮君袖一卷過余請曰此吾橫山書屋之圖也朝之大夫士皆有詩子

素知我願畀一言并于篇端余惟山川之靈秀因人而益勝理固然也苟不託諸詞章則何以擅名于後世哉若杜少陵之東西二瀼李謫仙之匡廬韓昌黎之南山柳柳州之鈞鍛潭或發於詠歌或著之紀述宏辭大篇輝耀簡冊直與山川之氣爭雄而並麗千萬世不能泯也余陳腐庸談不足以追踪往躅然諸縉紳之雅製次列于卷者皆足以發芮君之志則橫山之勝槩彌久而彌彰又豈特若余所見而已雖然芮君沈靜而寡言敏學而謹行名之傳弗傳固所弗論而所處之地復何計哉其圖而詠之者蓋不忘所自云爾不忘所自厚之道也烏可以無述

古廉先生詩集序

李奎

國子祭酒前翰林學士古廉李先生既卒之二三年其門

人南京國子祭酒吳公與儉衷其平日所著賦頌古選及五七言律絕句總計若干首分爲十一卷藁旣具緘封質於奉勅巡撫江右都憲東吳韓公永熙公重與儉篤於師友之義屬於校正序其首郡守四明姚公堂過予所獲觀焉欲捐俸銀梓以廣其傳古廉予先達也素仰其節行之高問學之富詩文之工爲天下之所崇重非一日序之作雖欲無言可乎竊惟

國朝統一萬方氣運混合巨儒碩彥接踵挺生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治化之盛在洪武初有閣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繼入翰林高文大冊震耀海內自是迄今司製作之柄者率以高古之文雄詞輿論鋪張神化斧藻休光有補太平無前之治至若擅名冒監宗主斯文以文章道學化成天下之才效用當時阜隆至

治又有滑郡宋公訥豫章胡公儼臨川吳公溥四明陳公敬宗古廉先生時勉其人焉先生世家安成由進士為主事為侍講為御史為學士終于祭酒以身任斯道之重四十餘年其學淵而弘其行貞而固其為文也香容而雅暢衍迤而弘肆懇懇乎仁義道德之敷陳其為賦頌詩歌也雄健俊逸浩如洪濤之怒奔鏘如金石之迭奏無一語而非規諷忠愛之形著予閱之累日殆心醉神融恍若進登古作者之庭不知今之為今也信為一代儒宗百世師表與先後諸名公聯芳接武而有耀矣又况昔在

先朝嘗抗章建議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觀其讜言確論光昭烈日忠肝義膽天地實臨直節正氣激摩霄漢視古忠諫為無媿其所以崇國體光彝倫植世教有功治化為甚大欲知先生者當以是求苟拘拘於文字之末又曷足以知先生之大哉是知先生立名兩間振耀不朽為天下後世之所景仰者固在著述之工尤以節行為之本也借使節行不立雖詩齊李杜文並歐蘇亦不足尚此予於先生不能不兼取而致重也予素知先生者重以都憲公兩奏于

朝請加贈謚祭酒與儉公能篤於義郡守姚公能成其美於是不辭述此為序云

皇明西江詩選序

天開一代文明之治必篤生一代傑出之才工於述作以鳴國家之盛然詩與文異趨而同歸人之精華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皆至理妙道之形著大則經天地明則昭日月幽則通鬼神植綱常扶世教鋪張

帝載藻飾休光咸賴焉詩之云者又豈朝風月弄花鳥
誇耀煙雲侈人之諷詠而已哉實與文相為用於治化
有補耳肆惟

國朝誕膺景命奄有萬方乾坤正氣之鍾毓醇儒碩輔
之挺生大江以西號稱最盛起而登臺閣列廟堂窮而
遯山林栖草野以詩鳴世為海內所宗者聲光氣韻之
輝映爰自洪武迄今播傳於人手抄口誦無閒窮簷陋
壤然未有能類次成卷以便觀覽用垂不朽者君子憾
焉景泰壬申春巡撫都憲姑蘇韓公永熙遍歷列郡考
察之餘訪求遺藁長篇短章諸體悉備屬憲副山陰韓
公陽精加選擇必體製足以垂範士林論述足以輔翼
史氏然後取焉否則雖工不錄復屬予校正并為序壽
梓以傳竊惟詩者志之存緣情而作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聲用律和律隨音奏古詩三百獎善懲惡嚴如秋霜
烈日及夫成孝敬厚人倫其感人也溫如甘雨和風然
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選三變為律為歌行體製雖有
不同其所以理性情寓美刺獎善懲惡有補於風教一
也况西江之詩盛自古昔唐以前無庸論矣宋則廬陵
歐陽氏臨川王氏豫章黃氏諸先正相繼挺出以古學
相高雅音正調足鳴當代之盛元則虞邵庵范太史揭
文安諸君子高詞健筆雄視天下悉復盛唐之風我
列聖相承儒風丕變至治崇文詩追古作今所選者純
而正典而質雄深而不叢冗精妙而不粗疎靡蔚焉不
流於纖巧渾厚焉不病於瑣碎誠一代傑作也又况俊
邁光明之氣和平正大之音尤足振凋弊洗腐陋敷
昭代之弘休補史氏之放失視昔有聲宋元者得不十

倍其人乎今諸老雖已淪沒然灼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岳黃鍾大呂音律鏗鏘響徹霄漢之表者歷千萬古猶一日曷以存沒有閒哉其播今而傳後也宜矣余非知詩者世謂文章莫難於詩信乎詩之難能也嗚呼大雅久不作正音不復聞撫卷悵然徒興望洋願學未能之嘆謹述此為序用致高山景仰之意云

園亭燕集詩序

林志

金吾彭將軍伯暉謹飭而文值名書畫必蓄遇賢師友必親有園亭焉雖僅容旋馬而鋤聖必治花草必佳賓客燕集必時必腆而其樂之也必適闕逢敦牂夏孟之望退直無事時雨新止道少衣冠數人步自崇禮街並都市而西憇于朝天宮殿新茗已興隨步發因過其園主人喜客忽來即開亭掃榻披畫相娛對花行酒天和

敘洽匪緣絲竹至情陶寫彌深翰墨所名教中自有樂地者非歟於是取杜少陵詩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之句為韻各為詩以紀其適而余韻得綠字焉詩成彭囑余序之噫名教中樂地蹈之者同而旨之者異旨之易也而傳之難是集也其足傳乎無足傳乎有志者固深勗也詩以韻次姓字各繫焉晉昌林志序

京闈鄉試錄序

宣德元年秋應天府屬鄉大比既循例外聘同考官四人而以考官二員上請于行在所

皇上命臣誌臣學夔暫輟金匱纂紀之勤以恭承肇稱之典臣等受命冰兢星馳赴職戊辰鎖院癸未撤棘直隸為府州縣并士出太學者總千三百餘人而登名者八十人遵明制也夫自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

校作育人材而底其盛後世一二賢君稍有志者其設
施亦已卓然昔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聖文混一區夏以學校養士三十餘
年真純翕闢實生名賢蓋至

太宗文皇帝適當亨嘉之會正猶大山長谷雨露百年
之所滋培而大小之材隨需而出亦其宜也迺者士風
頗失之競矣

仁宗昭皇帝於是思崇雅絀浮立解額以定之其嘉
惠學者嗚呼至哉今在選者皆摘葩華於荆叢淘沙泥
而取金濯濯乎脫穎而出者僅止是爾厥維艱哉其進
而試春闈則天下之選也詎可以弗慎乎若夫敷對
大廷釋褐拜官必如所言以無負所學此則
國家造士之本也亦諸君子之夙懷耿耿者無俟予言

唐詩正聲序

周忱

前翰林典籍三山高廷禮雅好唐詩嘗合三百家五七
言古今詩旁搜妙選得九百二十九首隨其世次類而
集之釐爲二十卷名曰唐詩正聲以授學者其用心蓋
勤矣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彭暉伯暉欲鋟梓以廣其傳
屬予爲之序夫詩之爲義有六出於國人則曰風出於
朝廷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祀則曰頌直陳其事者謂之
賦取彼譬此者謂之比托物起意者謂之興其言或三
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古之人緣情而作
聲依永而律和聲可以觀世道之升降唐虞三代尚矣
吾夫子之所刪定具見於經矣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
於此哉爰自周衰秦興採詩之官旣廢上不以此觀察
時政下不以此洩導人情由是大雅之聲不作漢詩惟

蘇李輩僅存魏晉去古未遠遺風猶在然而宏擴之音
渾涵之氣已不逮漢宋齊及梁華靡纖刻又去魏晉遠
甚至陳隋而索然萎蕭三百篇之遺響無復存矣若乃
變六朝之習方駕漢魏追逐風雅成一代之製作者其
惟有唐之詩乎然而作者非一人古今選者非家由其
不能皆合乎風雅之音也故廷禮於是而深究其心焉
予昔在翰林爲庶吉士與廷禮同編校秘書嘗相與論
近世選唐詩者廷禮獨推襄城楊伯謙之唐音錄爲盡
善蓋謂其專以體裁論而不拘拘於時世之升降也今
觀廷禮之所選自初唐至晚唐皆隨其世次而類其體
裁且於伯謙之所遺者亦增而錄之然則廷禮之所
選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關
乎世教斯其所以謂之正聲矣乎予不能究其詳讀者
當自得之

送都御史吳公序

古者臺諫各分其職故有諫官以司諫諍而復有御史
臺以司糾察 國朝省諫官之員而以諫諍糾察之任
同歸於監察御史設都察院以統之凡政之得失吏之
臧否民之休戚有聞無不得言有言無不得行故今之
監察御史視古爲尤重然則居臺端爲御史之長其責
任之重也從可知矣姑蘇吳公敏德由監察御史蒙恩
擢拜僉都將蒞職於南京朝之縉紳自少傅楊公而下
皆作詩送行予與吳公交最久相知最深於其行可無
言矣夫憲臺之長所以表率屬僚而董正乎百司也譬
之器以盛水器負則水圓器方則水方前此一載憲臺
之風紀將有弛紊之漸

聖天子赫然震怒以爲表率者之過出自宸斷更置一
二大臣俾肅風紀一反掌閒而臺綱遂以復振天下爲
之悚然當是時予與吳公俱在朝列方其弛紊也固知
其所以弛之之由及其復振也亦知其所以振之之道
是則憲臺之長其是非予奪有關於政俗之盛衰可
不慎歟吳公年德俱邵所存所養非一朝一夕之故庶
幾韓子所謂山林之日長則學問之切切蘇子所謂流
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矣今之往也其規模矩
矱固已素定於胸中特舉而措之耳豈待予言而有所
裨益哉雖然雋不疑嘗以大剛大柔爲戒惟剛不至於
刻柔不至於縱斯爲中道焉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皆吳公之所素有而予猶
舉是瀆告者庶幾四方之人知吳公之爲政直之中有

忠厚存焉

送蘇舍人詩序

陳繼

南閩稱偉竒超卓之士衆必曰蘇先生伯厚爲之首焉
先生當

太宗文皇帝治隆之日檢討於翰林天下之士喜其清
顯而惜其才之未盡其施也先生歿于良金爲中書舍
人天下之士又喜先生之有嗣而以其所惜者期必在
於良金之所發也洪熙元年

皇上嗣登大寶續述

仁宗昭皇帝至德大孝爲治故凡食祿者皆得盡其公
私之情以全忠孝由是良金獲省墓於數千里外將行
朝之大人先生嘗交其父及與良金游者取古詩之比
義爲詩送之以其學之有源詠河流焉以其介之堅確

詠巖石焉以其才之良也詠貞松以其德之馨也詠芳
桂詠春雲而美其文之靄然詠秋月而表其智之明著
沐榮被

寵詠甘雨以爲恩之澤也乘時行道詠景星以爲世
之瑞也於乎爲是詩者其善於詩矣誦之使人興起况
良金裁學之有源以見家學之有自而達於姬孔者不
室也不室其道由智之明智之明者必擇乎禮義故其
所守堅確用舍不渝所守既堅德譽必馨才藝必良敷
之於言必充然之於仁義也斯人也乘時行道上必輔其
君下必庇其民人皆視之以爲禎瑞

天子眷之錫予寵之其所被者得不霈然而之盛也詩
也其意之於是耶詩之意於是則其愛重於良金而異
良金之若是者可見也詩也其忠厚而無窮也忠厚無
窮非德實善鳴者不能也善鳴者鳴忠孝之德治化之
盛被之管絃諧之金石以爲天下後世道也良金吾知
其名之不泯也

贈徐信伯序

中書舍人許君鳴鶴謂予曰義士罕見也吾見一人焉
刑部主事徐廣成之子翰林檢討解文夫之壻曰信伯
者慷慨爲義勇若赴三軍毅然不顧文夫坐事成邊家
與之俱及卒無功總之親在信伯走數千里負其骨葬
故鄉越二年又往迎其妻之母歸養若所生子聞之噫
義哉世之處同氣於一室有憂樂而不與同者况出
數千里而爲妻者爲哉天德蘊乎人心無時弗見見之
而表著於義以快其心不爲私所克者豈不爲大丈夫
哉若信伯者吾固有以多之也多之不忘作序而贈之

亦可以與為義者勸也

廣州八景詩序

陳璉

廣為嶺海大郡山水古蹟灼然可紀者甚夥前人摘其
景尤勝者為八而播於歌詠考諸郡乘可見然多在幽
遠之處事遊觀者莫適至永樂十五年筠陽潛公彥鵬
由監察御史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憲度脩明政聲昭著
於觀風問俗之餘旁覽郡城內外勝槩復得八景皆雄
特秀偉瑰奇之觀心喜而樂之因表以名其曰粵秀松
濤者在郡城北有山巍然為此邦之望舊有粵王臺跨
其巔今為浮屠居長松落落翠色彌望風來有聲如海
濤音因以得名其曰穗石洞天者在坡山上昔有五仙
人騎羊執穀穗至此騰空而去羊化為石遺址宛然今
有琳宮玄館縹緲雲霞之際又以得名也郡庠後有山

高百餘丈山海經曰番禺山或云黃帝麻子南來採竹嘗
隱於此秀毓坤維靈鍾厚地輕煙淡靄日起書林中則
曰番山雲氣也憲府東有湖長百餘丈其水凝綠上列
九曜石花藥梧竹羅植其中即南漢時方士鍊丹處靈
雨方霽曙色初分禽聲清圓花氣芳烈又曰藥洲春曉
也宋蘇文忠公嘗於天慶觀鑿井得石龜泉水湧出甚
清冽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護以定林廢寺鍊井攔而
銘其上今汲者踵相接此又琪琳蘇井也郡城外之南
河有積石戴土磐踞其中雖巨浸不沒俗名海珠林木
蒼鬱梵宇高寒潮汐往來波濤洶湧其海珠晴瀾乎東
北去城十餘里山迴路轉草木蕭森負薪之人絡繹不
絕而窈窕之音時聞於夕陽蒼靄聞其象山樵歌乎出
西城三里許渚堤相闌波流奔淪長橋垂虹嘉樹蘸碧

漁人蛋子出沒其中而款乃之聲恒聞於波光林影中者其又荔灣漁唱乎然此八景古未嘗聞一日自公發之且便觀覽眎舊在幽遠者大不侔矣是宜人之爭先快觀以適其樂而播諸聲詩也蒙不鄙夷屬紀其實夫廣古南海郡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尉陀王五世漢平之立南海等郡屬交州建安中徙治南海至吳始割交州立廣州南海屬焉唐永徽後嶺南五縣悉隸廣州五季南漢劉氏據有其地宋初始平於是廣為大府入國朝復治以都使憲三司承平日久教化興行風俗淳羨山水雖不異於曩時而聲名文物之盛蔚然超乎前代今

聖恩誕布和氣傍通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其民熙皞涵泳太平公復能因其俗治以簡靜上下各安其素故能寓其樂於此郡之人士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勝亦將得同其樂也不惟郡之人士同其樂凡宦遊是郡者亦得以探奇覽勝於公退之暇以極乎耳目遊觀之娛焉余郡人也於此固有識乎目而存乎心第以驅馳宦途未償所願他日承恩歸省當遍覽其勝尚能模寫景物以昭太平之盛豈不為一時之快乎因公之屬書此為八景詩序

浣花草堂詩序

浣花草堂圖不知何人作觀其筆意精妙殆非穉筆能到一日都督韓公命予序其實按子美韓再姓杜氏世家襄陽後徙居京兆之杜陵祖審言父開俱有聲當時子美少貧舉進士不第天寶中獻賦三篇玄宗竒之使待制集賢院後擢西河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會

玄宗幸蜀乃避難走三川及肅宗即位於靈武自鄜州
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
左拾遺素與房琯為布衣交後琯坐事上疏救琯忤帝
賴宰相張鎬奏免及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叅軍尋棄
去客秦州流落劍南時裴冕尹成都為卜西郭浣花溪
營草堂居之上元初嚴武高適相繼守成都嘗酣宴于
草堂今此圖所見者嚴武耶高適耶堂之前荷花數頃
豈崔氏之浣花溪而俗呼為百花潭者歟嗚呼子美數
遭寇亂挺節無所污作為歌詩妙絕古今元禎謂詩人
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蘇軾亦稱其一飯不忘君則其平
生孤忠大節又豈畫師之能形容萬一耶予嘗見世之
觀畫者徒能人其人而不心其心若公之於斯圖不徒
寶愛之復徵詩文以贊揚之俾草堂之名復顯於今日

好古博雅之心為何如也予不敏為序其端

水雲窩詩序

張徹

嘉興為郡多水水道往來者多以舟有舟搖搖於水雲
閒而號曰水雲窩者武略將軍守禦千戶高安用寧所
乘者也用寧居官以禦寇安民為職寇恃水為患民不
寧居乃命軍士善水者引其舟以放浪三江五湖閒若
無事而嬉游者久而盡得寇之實遂并其黨與盡擒之
事達于 朝榮受陞賞水寇既息民賴以安於是遠近
之人皆知水雲窩之有功大也能文者羨之以詩賦徵
予序其端夫舟浮載於水者也窩穴居於陸者也不曰
舟而曰窩以在水如在陸也水雲無心之物也窩有形
之器也以有形之器而往來於無心之物中猶以有用
之材而置之於無用之地也用寧居是舟也如處乎安

樂窩中酒在壺詩在腹書律在案利兵精卒在後在前
坐而出奇進無與敵數十年之寇一旦俛首而就擒者
不謂水雲窩之功其誰歟舟以是名宜也然則是舟也
可西以南可東以北有文著乎外有美存諸中以之濟
巨川帆大江度黃河駕滄海無往而不得豈若汎汎者
止於尋常溝瀆蹄涔勺水而已必將有大遇於天風

醉吟藁自序

萬節

醉吟者醉輒吟也醒非不吟也醒則不暇吟也醉而輒
吟蓋以見醉之日多醒之日少也以醉名藁又以見吟
果於醉而不於醒也夫詩之法有四音律也制作也
格調也興象也四法之於詩雖醒且不能究其說誠使
吟於大醉之後其於四法必判然而莫之用也音律者
何句字之輕重高下務和平而使有節也制作者何句

字之宛委曲折務深長而使有味也格調者何謂晉之
格不得混唐李之調不得雜杜也興象者何謂句出於
無思有非雕琢者所能就章成於自然有非摹刻者所
能工也今予醉後之吟或音律不審而措詞顛錯或制
作無法而用字粗淺或章句雜謬而格調不純或語意
強勉而興象不一是宜託之於醉使不為醒者謂也予
蚤歲性不嗜酒甫冠乃與杯罍間接然能飲之名未始
有也未樂丁酉秋嘗一大醉于洪都宴鹿鳴也是醉也
三年而後醒辛丑春又嘗一大醉于京師宴瓊林也是
醉也五年而後醒宣德改元予備貢史館先祿供內醞
日為數六甌雖不大醉亦不可謂之醒也如是者又五
年人皆以能飲見譽因自號醉客未幾有薦予入任光
祿者至則臨玄醴之海俯醇酎之淵仰糟丘之頂聞其

香而知其味不待飲而自醉者凡四年屢為醒者所笑而未暇恠責也因取向也醉後所吟之藁苟成章者皆編而錄之題曰醉吟用藏于篋不敢示人俟他日既醒之後就有道而正未晚也

送秋官主事張茂蘭序

錢溥

余少時閱吳淞長者傳至張后山掃雪濟雀事而知其子孫之所由盛矣余又恠其子孫未聞登科躋顯如于高門之於定國竇燕山之有可象輩為其後無乃久而未白耶抑后山之所積者小邪不然流之遠者源必策材之鉅者養必久而有待於茂蘭邪茂蘭為后山五世孫自少力屏奢傲事窮經砥行自儆寒素今年春舉進士高第試選司半載即主臬事于南畿在它人際此固莫知其自而獨茂蘭發其祖德之幽協於人望之久

券相付而印相契也而善豈久而不報邪夫茂蘭既承其報亦何以善其職夫羽族於我異類也在后山尚濟其飢而况民吾同胞苟負疑獄而至非誠心以求之虛已以聽之全其生路則我將負其類乎若然則定國之稱乎于漢可象之有守於周史氏並稱以為于竇之光而茂蘭其肯自怠所往邪噫積不必擇乎大小也由一念之仁報不必稽乎久近也而本一德之繼然則張氏子孫之日顯又將基於是也夫

太師比干錄序

人君之暴莫甚於拒諫而戮士人臣之忠莫難於身死而事白蓋紂之為君淫泆沈酗既錯天命而其貴戚之臣則各謀自獻於先王若微子去非懼斃以存宗祀也箕子存非苟留乃不顧行遯而甘為奴也比干死非沽

名異身死而紂或悟也紂悟則宗社其存乎不存則雖生奚爲乎此比干乃獨獻以死而不同其去與留者蓋自得乎此心之安而無負於先王無媿於天下後世矣武王所以首封其墓孔子所以並稱其仁也夫古昔盛時君臣各盡其道以成其治至紂始君道絕矣比干以諸父而居少師之位義無可絕之理然其心亦豈不知紂不可以諫乎發乎愛君之誠而不顧其斲之潛爾苟非其位而好盡言以取殺此洩治國武子所以不貴於春秋比干其仁之至乎以至仁而遇至不仁其何能濟之有夫比干死矣其墓在汲郡今衛輝府也去城西北十有五里自周封後孔子銅盤有銘元魏始祭其墓李唐贈太師謚忠烈暨宋元葺祠致祭不廢我

皇明申明有司特嚴祀事俾太師忠烈耿耿與天地同

久而不磨其所以勵臣節而敦世教也大矣屬者衛庠司訓曹君安華亭人也嘗曰幼讀論語知比干三仁之一長讀書武成篇知武王封比干墓而莫睹其處矧今職教而親拜祠下哉乃取經書子史諸儒語及比干忠諫事與夫古碑文得其殘斷于砧礎之餘加之以搜訪古今題詠之作輯成一編而名之曰太師比干錄以傳于世於乎曹君其殆篤於好仁者哉余故重其請而不揣蕪陋僭以所聞序諸首

送長史李先生序

周洪謩

走嘗見天下之爲校官者多茂異其閒而兀兀次莫之升達其或有見薦於當路者不過爲縣宰而已又不過爲御史而已若是者蓋百一也求其進秩大夫列官王相蓋又千一也是則發賢人之幽蘊爲儒林之光暢

者其尚在於斯乎松江李君羨先生早以春秋薦秀京
闈歷桐廬山陰秀水安福校官三十餘年及門者多成
材取高第二子澄清先後舉進士今並為南京刑部主
事士君子莫不多先生之善教而成其門人與成其子
者無異又多二子之善學克紹家傳以躋膺仕賢其
父子兄弟誠當世之稀見者也先生在安福時秩滿其
徒三百餘人赴告藩臬願借先生復官其學藩臬以上
於選部選部以先生老成者舊久屈下僚乃薦為淮府
左長史公論歸之茲道金陵澄清迎抵宦所不旬浹而
云去刑部諸君子與其二子同寅者來屬言送之竊惟
成已之仁成物之智先生蓋兼而有之而茲往又王
家者則先生素蘊之能事而不容以贅也故特舉先生
之榮遷者以為王國賀

贈朱侍御迪彝履任序

陳鑑

字緝熙姑蘇人國子祭酒

華亭朱君迪彝為冬官郎中仲實公之克家子也以壁
經登景泰甲戌進士第視政內臺未幾拜福建道監察
御史鄉大夫士榮之太常丞立君允輝率親知賀之授
簡以序且曰迪彝負良資秉高志富有才猷讀父書深
有造詣自領丁卯鄉書卒業胄監益務於學故能克遭
於時其所以為德為民者豈特心知之是能允蹈之者
其於激揚繩糾之責蓋不待知者然後知其必無負也
鄉之人所以榮而賀之者在此先生其惠之言使既知
其所已然而又勉其所未然其為贈不既多乎嗟夫子
方以狂介而不協于時規者久矣焉有狂介之言而有
以增益於人者乎焉有不協時規而喋喋強言者乎太
常君有請不可以無復也夫古之為侍御也易今之為

侍御也譬之豸焉古之所以抵觸之者知其邪而已矣
其他則不知也使其見麋麇鹿兔而觸焉見虎彪熊豹
而避焉曰彼觸之無傷也此觸之將不利於我也若然
雖形其豸而心其羊矣豸也知虎彪熊豹之暴而不仁
也吾觸之而麋麇鹿兔之馴而不擾也吾容之豈惟容
之吾將謹避之若是而為豸也宜矣其見稱於古也不
妄矣方其隱而未見也莫不忿嫉於暴且不仁者而思
有以抵觸之及其既出也而餒焉君子於是乎不能無
憾焉者迪彝素弗平於此者畜強養銳於平居也久矣
今茲應時而出必能不惑於今之所難而有以從事於
古之所易不為埋輪之張即為落膽之温矣予尚奚言
雖然豸獸之靈也而君子又人之靈也焉有靈於人而
反物之不若者乎其亦有所蔽焉而已耳蔽則惑惑則

妄妄則不可為矣撒蔽破惑而絕妄卓然為人之靈而
自立於君子之地者迺所以望於迪彝也迪彝其尚然
哉

猶子慶壽圖詩序 王一夔

南昌人
左諭德

新吳司訓秀水顧君望一日謁予古源書舍請曰望伯
父獨樂翁少失怙恃與家嚴同鞠於曾祖母儲為人少
嗜慾甘澹泊蚤喪伯母生一子亦天人或以繼承為重
而勸之娶輒曰吾非無妻娶而蚤卒吾非無子生而不
育今幸吾弟有子則先祀為有托矣何必出自已者而
然後謂能不乏先祀歟迄今蔬食獨宿者三十有五年
與家嚴極相友愛平生喜讀書終日手不釋卷其於易
書春秋以至諸子史傳皆漁獵而通其大義家郡城外
足跡累數歲不一至城闔望嘗遘奇疾幾不起翁每夕

扣首北辰願身罹大故而乞留望以壽宗祀比望疾愈
凡所以保護訓戒之者靡所不用其極翁生永樂己丑
至是壽六十有一某日寔降誕辰也望羈于官不
得歸稱壽觴乃命工作猶子慶壽圖求諸善鳴者為詩
歌若干什將遣子應祥持歸以介壽願一言以弁諸首
予聞其言乃深羨翁行誼之高而且以不得一瞻半度
為歎客有從旁而譏之曰禮以不娶無子為不孝之大
今翁無乃是歟而子不惟不之薄且歆羨而冀得一見
之是何昧好尚之正也耶予曰噫子過矣昔元紫芝以
娶不逮親存遂終身不娶人勸其不可乏嗣荅曰兄有
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翁之不復娶之意不是類歟紫
芝兄子在襁褓失所恃無資致乳媪乃籲天自乳之數
日漣流能食乃止翁之扣北辰以身代姪之事不是類

歟紫芝博覽群書而取進士第翁亦酷嗜經史而教姪
有成此其學力不又類歟夫翁之為人多紫芝乎類如
此然紫芝在當時天下高其行而不名第稱之曰元魯
山宰相若房瑄有得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頓消
之稱文藝若蘇源明有得識紫芝故生衰俗為不恥之
嘆唐史既傳其事而且使與陽元宗權士繇諸公並列
於卓行而漠不聞有所詆毀今子顧於翁而深譏誚之
若此不所見與古人異耶客慚謝而退予因嘆曰邈翁
之宅心制行非寡慾者不能寡慾則幾於仁矣孔子曰
仁者壽然則翁眉壽之躋詎易涯哉詎易涯哉予
懼世之人不察翁行誼之高而或者乎致譏如客之所
云故因司訓君請遂述所以語客者以為群王引并以
告夫世之好雌黃人物者使於翁未可輕置喙於其間

也翁名源字伯澄獨樂翁其別號云

送李司訓伯璵之任序

秦瑛字王暉山人

松江李君君羨除山陰邑庠司訓之明日予詢于其鄉人皆曰君博學而善文有大抱負欲建功業于當世者其必能以是淑諸人也又明日有告于君曰山陰雖名邑而士子之進身科目者獨難其人君其何如君曰嘻有是哉大鹵之金世之至寶也非火化而水淬之頑然與沙礫等耳必良冶為之煅鍊鼓鑄然後可以為戈為矛為鏃為鎬為斧鉞為劍戟為甲冑釜鬲鐘鼎之屬方圓曲直長短廣狹惟其意之所使以為用於世是豈金之性哉良冶之功之能若是也人才者國家之利器為國家而甄陶人才譬猶良冶之治金惟盡其鼓鑄煅鍊之方而已煅鍊鼓鑄之不加而曰土無良金是豈金之

罪哉予聞其言既嘉君之明理而信其鄉人之言為不誣又竊喜吾黨士子之得明師也因告之曰惟山川清淑之氣鍾而為人吾鄉雖僻陋而清江鏡湖之澄徹秦望卧龍之盤鬱靈區勝壤為東南甲稱士生其閒習詩書而聞道義以文章事業著于世者代不乏人固非遐陬僻壤推髻卉裳之俗之可比也十數年來寥寥無聞豈豐於前而畜於後耶蓋必有執其咎者矣今君之才世之良治也聚人才而甄陶之盡其煅鍊鼓鑄之方則必將有為世用者予故竊為吾黨之士喜也雖然君之英聲美譽聞于公卿大夫閒久矣第恐為國薦賢者奪之之速又不能不為吾黨之士惜執經左右者尚其勉哉無貽後時之悔

贈方伯戴公致政序

劉儼吉水人壯元右春方大學士

昔二疏以年老致政昌黎韓子稱其歸時道路觀者多
嘆息泣下共言其賢則夫功成身退士君子出處之常
惟以賢稱於人雖去而人猶思之志泣下不能忘者乃
為榮也求於今吾於廣東左布政使饒州戴公有得焉
公在永樂中給事黃門嘗奉命選兵口北諸衛公明
廉威自總兵以下皆竦然聽服曰今而後知侍臣之不
可犯也及陞陝右湖廣叅議叅政則又寬仁信敏雖深
山窮谷之人皆感其仁曰今而後知方岳之有惠于民
也繼以丁艱起復轉廣東叅政時寇為亂天討所
加廷臣接跡孜孜簡賢以圖康共於是官士者懦而
無為者則多見黜罰材而偷安者則專事退避公毅
然以忠君愛民為念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平寇亂
平陞公右布政使未幾陞左布政使序績也至是述職

來始懇以疾辭去位詔許之若公者可謂知進退之
誼而克保晚節者矣于時東廣之在朝者賡咨涕洟
如失父母而陝西湖廣之在朝者亦賡咨涕洟以為
不可復得以是沾之則其頌公之賢豈獨如疏之道路
觀者而已哉且二疏歸散金飲酒為樂者慮子孫之賢
愚未可必也今公一門昆弟子姓接踵當朝而又族
大以豐是固有疏之樂而無其慮其為榮何如哉然疏
之所以至于今赫然照人耳目者以有漢史傳在也惜
予忝職史官無漢太史氏手筆不足致公之赫然然觀
時之頌公與所以感公者如是則又不待予言而自赫
然也於其行方伯連公廉憲張公相率徵言為贈於是
乎書

文章辨體序

彭時

天地以精英之氣賦於人而人鍾是氣也養之全充之盛至於彪炳闕肆而不可遏往往因感而發以宣造化之機述人情物理之宜達禮樂刑政之具而文章興焉三代以下名能文章者衆矣其有補於世教可與天地同悠久者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可不精擇而慎傳之歟今傳于世若梁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固已號為掇其英拔其粹矣然文粹文鑑止錄一代之作文選雖兼備歷代而去取欠精識者猶有憾焉至宋西山真先生集為文章正宗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天下之文誠無出此四者可謂備且精矣然衆體互出學者卒難考見豈非精之中猶有未精者邪海虞吳先生有見於此謂文辭宜以製為先目錄古今之文入正體者始於古歌謠辭終于祭文釐為五十卷其有變

體若四六律詩詞曲者別為外集五卷附其後名曰文章辨體辨體云者每體自為一類每類各著序題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確一本於先儒成說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一覽可以具見是蓋有以備正宗之所未備而益加精焉者也非先生學之博識之正用心之勤且密寧有是哉先生之孫淳為監察御史嘗携是編至京今都憲萬安劉公顯致昔與淳同官獲一見焉而愛好之不忘至是奉命巡撫南畿訪求於先生仲子銓曾孫木得之親為校正訛謬將刻諸梓以廣其傳於是邑人之尚義者爭捐貲為助而板刻遂成刑部陸貞外臬於先生為邑後進樂聞其書得傳屬予為之序嗟夫文章天下公器也自昔志勤於集錄者孰不欲名當時而傳後世然有不幸

或堙沒焉者殆未遇知而好之者公其傳於眾也今先生是編家藏之久乃得都憲劉公篤好而表章之豈非幸歟抑非獨先生之幸實學者之幸也繼自今學者得而誦之具見諸家之體而力追古作於以黼黻皇猷恢弘治理使斯文超兩漢而追三代之盛端自此始豈不尤為世道幸哉然則先生是編雖幸賴公以傳而公之名亦將與先生並傳於無窮也先生名訥字敏德學行淳正可方古人著書績文老而不倦官終副都御史所著有小學集解性理補註晦菴文抄詩抄草廬文粹祥刑要覽與此並行于世云

宋文鑑序

商輅

字弘載淳安人狀元兵部尚書

宋淳熙中呂成公祖謙奉朝旨哀輯建隆以後建炎以前諸賢文集精加校正取其辭理之醇有補治道者以

類編次定為一百五十卷書成上之命名 皇朝文鑑周益公必大為序當時臨安府及書坊皆有刻版歲久散佚其書傳於今者甚鮮近時提督浙學憲副張和節之偶得是書以示嚴郡太守張永邵齡邵齡欣然命工重鈔諸梓以廣其傳其閒題識仍舊款日無改則以摹本番刻弗別繕寫懼謬誤也邵齡以序見屬欲以識歲月云竊觀汴宋之時光岳氣完賢才眾多周程以理學顯歐蘇以古文倡韓范以相業著其他文人才士後先相望諷詠之間有規戒焉議論之下有褒貶焉上足以格君心而扶人紀下足以明善惡而別邪正所謂文之有補於治道者如是然則文以鑑名豈徒辭章云乎哉先是太平興國中嘗詔脩太平御覽策府元龜文苑英華三書各千卷太宗日覽二卷因事有缺則暇日追補

曰開卷有益朕不為勞方孝宗銳志恢復之秋干戈未
息而能留意文事若此豈非克守家法者歟雖功業未
底于成而國勢自是益振南渡以後稱賢君者必曰孝
宗是豈詰兵之力要亦右文之効洪惟我朝混一區
宇于茲百年涵養既深大音斯振羽翼聖經鋪張鴻
猷著作之功於斯為盛必有彙次而傳於世者矣予不
敏姑書此以俟

贈嚴郡太守張侯序

宋范文正公守嚴郡曾未踰年其所著作甚富如新定
感興桐江道中遊烏龍山寺各有詩建嚴先生祠堂有
記此若無所事事者然觀其與晏元獻書云二浙俗
躁而剛豪者示之以文弱者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
而息乃延見諸生講求博約之訓則公之於嚴所以治

之教之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詩文特餘事耳公之盛德
大業異時播諸

朝廷於邊鄙國史書之後世稱之一郡云乎哉我

國家慎重牧民之職自洪武至是嚴守凡數十易其閒
固有慈仁愛人者矣而吞奪之害或未息亦有嚴毅剛
斷者矣而博約之訓或未聞求如范公之治教兼舉者
幾何人哉西蜀張侯邵齡由春官主事出守嚴郡下車
首詢民瘼躬理訴訟蚤作夜思勤力勞心用是案無留
牘人無遁情貪胥豪右屏氣斂迹郡以晏然日進諸生
講論經義命題課業士風益振暇日登覽竒勝賦詠尤
多閒出行縣民扶老攜幼遮道聚觀嘖嘖稱歎以謂數
十年來嚴守之賢未有如侯者於此見
朝廷惠民之意深且厚也噫侯何以得此譽於民耶初

疾以名進士為翰林庶吉士筮仕春官文學大臣暨春官卿佐論一時人物必以侯為首稱蓋其學甚富禮甚度處心正直立志遠大故所至即人皆推重矧夫抑強扶弱廉公無私勵士訓民教養有法有以嘉惠嚴人其見慕於稚童而延譽於遠邇也宜哉嗟夫張侯之心庶幾范公之心將來公卿有缺選諸所表輿論有在未必不在於侯功業在當時盛名在來世未必不在於侯郡直小試耳余夙慕范公為人每誦先憂後樂之言未始不躍然而起思以効而及之自歸田省過甘於踈拙甚矣獨好賢一念未即釋去故見侯如見范公於侯之獻績行也復舉范公之事贈之蓋擬人必於其倫先正云未知張侯以為何如

贈郡守張侯考最還治序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太子少保

兼史記尚書

曩者闔郡國子生趙清等四十餘人相率請予曰郡守張侯善為民造福先生蓋有言彰其美俾人知所勸予曰可得聞乎諸生曰侯方下車整教條嚴法度申明戒約吏民曉然知所向化不三月弊革姦屏者半七月而去三之二逾年而姦弊盡掃矣姑舉一二事言歲課弓段賦民錢甚鉅民苦歿其膏侯以一歲所賦約入恒課餘五之二以充來年積三年可免一年之賦軍需料派府坐縣無定論悉出使胥手不問縣小大繁減任意重輕以覓利侯一切親簿之人莫不服其公平盜謀財殺人畏死不伏侯鉤致其隱卒伏辜嚴故不喜訟邑之賢大夫故鼠雀之爭紛起侯一出臨執牒呼號者數百人侯停車立判人人得其情民相戒曰我侯神明慎勿欺

以犯訟遂息公庭無所於事乃課生徒親為解析疑難
後學多所造就此其大略爾其他善政固難觀予曰
美哉姑俟其成三越年政益著監察御史廉其質以
聞旌擢有日矣未幾侯考績赴吏部

奏上最朝野稱侯賢如出一口予益信諸生言於其還
治復容已於言乎士讀書數十萬言天下古今事物之
理與夫政治經略道化之機靡不包括總攝于心曾聞
一日達而致用隨寓而施夫安往而不濟宋范文正公
布衣時已有經濟具及其為州郡為將相功名事業炳
赫當世要之皆不出於素所定論其為人何如哉侯字
邵齡蜀人也幼負大志得於尊翁兵馬公家教苦節讀
書勃然起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諸文學縉紳
同其學大就素定之具有在矣授禮部主事與予同

事禮文儀典多資之子尤喜其立心正大操執剛方遂
因吏部言于

上擢守吾嚴予固知其有為也今果見其成孟子輿所
謂善而不寐者有以哉故旣敘諸生言併原其所素定
復舉吾故郡守范文正公以告之所以進于大成也侯
尚慎終如始益懋以進他日將相功業范公豈得專美
于前哉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七



